

訛
白

T 5748/3147

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鐸

五
六

綠荷堂

韻鐸卷五目錄

惡饑

奇婚

洩氣生員

換刑乞丐

菜花三娘子

草鞋四相公

訟師說訟

名妓沽名

卷六目錄

上清宫除妖

森羅殿點鬼

蘇三

葛九

奇女雪怨

達士報恩

夢中夢

身外身

韻鐸

目錄

泥傀儡

香粉地獄

石具頭願

面目輪迴

能詩賊

識字大

諧錄卷五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惡饑

枝江盧生有族兄任狄道州司馬往依之而兩月前已擢鎮西太守囊無資斧流寓沙尼驛幸幼習武事權教拳棒為活驛前棗樹兩株圍可合抱時當果熟打棗者日以百計盧笑曰裝鈎削槌毋乃太紆吾為若輩計之袒衣趨左首樹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樹上棗簌簌墮地眾竒之旁有一髯者笑曰是何足竒

亦袒衣趨右首樹下以兩手對抱而枝葉殊不少動
盧哂之髯者曰汝所習者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
經着手轉眼憔悴死矣盧疑其妄亡何葉黃枝脫紛
紛帶棗而墮而樹本僵立宛若干年枯木盧大駭髯
者曰孺子亦屬可教詢其家世並問婚未盧曰予貧
薄終歲強半依人未遑授室髯者曰僕有拙女與足
下頗稱良匹未識肯俯納否盧曰一身萍梗得丈人
行覆翼之固所願也髯者喜挈之同歸裝女出見於
是夜即成嘉禮明日謁其內黨有老嫗跛而杖者爲

女之祖母鬢禿頰而長者爲女之嫡母短衣窄
袴足巨如籬者爲女之生母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
者則女之寡姊也盧以女德性柔婉亦頗安之居半
載見髯者形踪詭秘絕非善類乘其出游未反私謂
女曰卿家行事吾已稔知但殺人奪貨終至滅亡一
且火焚玉石卿將何以處我女曰行止隨君妾何敢
決盧曰爲今之計惟有止稟高堂與卿同歸鄉里庶
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盧以已意稟諸老嫗
老嫗沉吟久之曰岳翁未歸理宜靜候但汝既有去

志明曰即當祖餞盧喜述諸女女蹙然曰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所謂祖餞者由房而室而堂而門各持器械以守能處處奮門而出方許脫身歸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盧大窘女曰妾籌之已熟姊氏短小精悍然非妾敵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實爲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踈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卜天命何如耳相對皇皇竟夕不寐晨起束裝暗藏兵器而出才離閨闈姊氏持斧

直前曰妹丈行矣請喫此銀刀贈去女曰姊休惡作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擁背今日之事幸爲妹子稍留薄面姊叱曰癡婢子背父而逃尚敢強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間鎚抵之甫三交姊汗淫氣喘擲斧而遁至外室嫡母迎而笑曰嬌客遠行無以奉贈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裝女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雖異母亦當爲兒籌之嫡母怒曰妖婢多言先當及汝與鞭一掣而女手中鎚起夾格鬪移時嫡母棄鞭罵曰刻毒兒欺

三
三
嬖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之去送望中
堂生母垂涕而俟女亦含淚出見曳盧借跪生母曰
兒太忍心竟欲拋娘去耶而語後哽不成聲盧拉女
欲行女韋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爲正吾不汝留
然踐行舊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沈鎗鎗上挑金
錢數枚明珠一掛故刺入女懷女隨手接取窘然解
脫蓋銀樣蠟鎗頭耳佯呼曰兒郎太跋扈竟逃出夫
人城矣女會其意曳盧急走將及門鐵拐一枝當頭
飛下女極生平技倆取雙鎗急架盧從拐下衝出奪

門而奔女長跪請罪老嫗擲拐嘆曰女生外向今信
然矣速隨郎去勿作此惺惺假態也女隨盧歸里鬻
其金珠小作負販頗能自給後毒者事敗見執一家
盡斬於市惟女之生母孑身遠遁祝髮於葑草尼菴
年八士而終有遺書寄女女借盧跡至尼菴見床頭
橫禪杖一枝猶是昔年鎗桿也女與盧皆大哭瘞其
柩於東山之陽廬墓三年然後同反

鐸曰天之所福慈孝爲先女知愛母故不作覆巢之
卵母知愛女故不作斷頸之鬼獨是溺於女者何以

不從厥夫哀其母者何以不及其父君子曰此其所
以爲盜也嗟乎世之不爲盜者多矣而盜且然乎

奇婚

文登字道所浙之武康人十七遊庠聘某氏未嫁而
天鬱鬱不自得浪跡出游將爲求鳳計偶至鳳陽遇
道者於塗詰其所自生告以意道者曰汝欲得佳婦
此去東南十五里外往求之必有所遇生信之如所
指而行至則春臺演劇觀者蜂屯蟻聚無可停趾迴
視垂楊低處露小紅樓一角有女子塞簾衣半指側

面偷窺粉光黛影射入雙目生迴旋顧盼幾難自主
迨斜日西傾歌場樂闋猶仰面空樓初不覺將人盡
散也忽一人拍肩大喝曰何物癡兒窺人閨閣生視
之岸然偉丈夫竟拉其臂強曳登堂生兩股戰栗變
色欲走因大笑曰如此膽怯也學廝狂實相告樓頭
女子卽僕掌珠君如閨中無婦願附婚姻生變懼爲
喜唯唯惟命時已秉燭令女子嚴裝訖與生交拜擁
入閨房將繫情話俄母氏招女去生兀坐燈下意緒
無聊漏不一二鼓見畫屏東畔女子獨來對鏡卸翠鳳

翹金雀花雙朶旋解芙蓉帳鴛鴦百摺裙斜倚床闌
脫繡履褪雙絲文繡履堦三寸許軟紅睡鞦低鬟一
笑先入重幃生慾燄中燒不能自制而登床急抱聞
其無人唯繡枕橫陳半堆錦被而已大駭莫詳其故
擁被孤眠旁皇終夜侵曉女子即來生詰之默然不
答至夜生先匿錦帳中更闌後女子衣短紅襖外繫
金鸞紫絡帶髮惺鬆作嬾裝堦以皂帕下體繡裙不
掩露絳直文羅袴提縷金鞵刻襪而來披幃竟登床
榻生急捉其肩隨手轉側如一團絳雪飛墮巫山紫

臂

之悄然無迹矣是仙是鬼益莫測其踪影三竿日出
候女不至女之妹穎姑偶過其室生正苦岑寂於鏡
旁舐毫作字穎姑睇而問曰爾亦曾讀書識字耶生
曰予雖不肖束髮遊庠豈有秀才家不讀書識字者
穎姑失聲一嘆生疑之再三絮問穎姑曰吾憐汝青
年秀士死期已逼尙不自知生長跪請教曰吾家翁
姥專以左道劫人財物將欲舉事必先殺一人祀神
開路往往懸姊爲餌名曰夫婦而實一無所染吾自
有知識以來見其出衽席而登俎上者不知幾千百

姊

兒郎矣。今夜明星爛時，始將及汝。生窘極，叩首乞援。穎姑曰：吾何能救汝？欲解倒懸，還須阿姊。生問計曰：姊所以登床，卽遁者，因褥底壓六甲符一通，上纏紅綠絲三十六縷，汝搜括而棄之，彼必不能脫身。苟得成其夫婦，而後以情義哀之，自能免汝於難。生謹受教。穎姑潛引去。生啟視褥底，果如所言。急棄之。八夜，女來，伺其緩裝，登榻裸而就之。女意似覺，曰：婢子多言，敗我家事。雖然，亦天意也。縱體投懷，竟成歡會。事訖，裸跪床頭，哀其援手。女曰：百年仇讎，萬死相隨，何

待君言。急起，以雄雞繫於杖頭，囑生肩荷之。曰：往北約行三十里，俟雞聲一唱，卽舍之而走。再行二十餘里，待妾來時，好其聲也。生謹記而去。女佯告諸父，父大怒，跨馬欲追。女曰：追之不獲，不如飛劍以斬。父從女言，擲劍於處。去同白練，亡何電光一閃，錚然墮地。血涔涔斑痕猶濕也。時生出北郭門，約行三十里，杖頭雞聲大作，急委之於地。瞥白光下注，而雞寂然無聲矣。又行二十餘里，筋力已疲，憩於樹下。見雲中一鶴飛墮，女已控背而來，歛之一紙鶴耳。笑曰：大劫已

過請歸鄉土。生曰：奈汝父何？女曰：左道無長策，五十里外不能及也。候曉而行，不匝月，偕歸故里。生鍵戶讀書，暇輒與女藏闥爲樂。一日有女子闖然而入，視之，穎姑也。並起問故。穎姑曰：自姊去後，父母強妹爲代，妹意不屑爲。至逢其怒，日遭鞭撻。幸老父赴天魔會去，乘間而逃。復思伶仃弱質，絕無親串可依，故一路問程，相投至此。女大喜，生曰：姨來亦大好，但非鴉非鳳，卿家何以位置女？笑曰：我本無猜，君宜報德。臺上英皇其例，自可援也。卽出簪珥爲穎姑上頭。穎姑

頹顏却之曰：妹子此來，不過作閒門冷燕，豈敢野鴨入鴛鴦隊乎？女以正言論之，始無異議。正叟令交拜。有道者自外而來，笑曰：得婦之言，今頗驗否？生敬謝之。二女相顧，駭曰：似吾父之師也。道者曰：然爾父學仙不成，流爲左道，而復借吾教中飛符遁甲諸術，日濟其惡，痛加訓誨，罔有悛心。必至一朝翦滅，因惜女子無辜，亦遭慘戮。故引文卽入幕，轉輾相援，脫汝等於水火中耳。女問父母無恙否？道者曰：此刻一番閒話，卽汝全家就縛時也。二女大哭。道者曰：是渠惡報。

何哭爲拂袖竟去後生密探其耗果於是日爲官軍
搜捕駢首西郊益信道者之神也

鐸曰化人城裏不少魔關然鬼母兒孫終入大菩薩
蓮花鉢底一日迴頭同依道所二女之得脫是借仙
家妙指而離佛門苦劫者行險徼倖今古有幾人哉

馮氣生員

臨潼夏生名器通性魯鈍學掾舉子業每一藝出群
必譁笑之偶應童子試剝襲舊文入邑庠後赴歲試
自分必居劣等遇卜者於市占之得一識曰聽之無

聲視之無形君子筮之必得其名卜者舉手賀曰君
文必冠軍夏生喜揚言於衆衆曰即學使兩眼盲觸
鼻亦知香臭三等以下君冠軍或有冀也夏生大慙
時學使某公奉命督學西安臨行辭座師某尙書尙
書西安人意其有心屬士極力請教尙書下氣偶洩
稍起座某公疑有所囑急叩之尙書曰無他下氣通
耳某公唯唯以爲夏器通必座師心腹人謹記之後
公按臨西安果有夏生名器通者屆試後細閱其卷
詞理紕繆真堪捧腹以座師諄囑不得已強加評點

冠一軍案發諸生大譁繼思某公本名翰林閱文必有真鑑夏生又貧士絕無關節可通乃以劣藝而高居優等殊不解後公任滿入都告諸某尚書尚書茫然俯思久之忽大笑曰君誤矣是日下氣偶洩故作是言侯何嘗有所囑也某公悟亦大笑後傳其事於西安諸生之疑乃解噫以洩氣而獵功名雖爲士林所笑不猶愈於滿紙銅臭者哉

鐸曰古人命名義各有取長庚入懷李名太白翠微乞嗣崔號緇郎高琳應得寶之徵桓温叶試啼之譏耳

吾不知爲夏生者何獨取此嫌名以爲後來吉兆耶相經云穀道豐文運通則功名中人此爲第一嘉名耳

換形乞丐

西蜀李大史墨莊晤於吳江令何君公寓時衆賓在座各徵舊事太史曰吾鄉有瘋丐名金鸞子挈妻丐食於吳寄宿十王殿左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等七尺耳彼屢膏粱衣文繡曰擁嬌妻美妾以爲樂而我寒餒若此何狠心間老不

言金卷五
公一至此哉已而仍宿廊下見十王召之入曰爾勿
怨吾爲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
良翰用以啖駝峰炙者爾易之則山珍海錯可長飮
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被青鳳毛裘者爾易
之則鸞封艾帶可長御矣并命易其下體曰是當日
漢武入溫柔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蛾眉螓首
可長擁矣瘋丐大喜叩謝而出繼而天曉妻取殘羹
剩飯以進瘋丐大怒曰吾將屢珍羞勿以此污我舌
繼進以破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此辱我體

妻謂讓之丐愈怒曰我且晚以金屋貯阿嬌看汝黃
面婆子何處送衾枕耶妻駭立請教丐大言以述之
妻大笑曰若是則爾猶忘却一件事丐問何事妻曰
滿身都換却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也瘋丐遂語
塞此或太史一時遊戲之談而世之不爲瘋丐者鮮
矣

鐸曰惟瘋故妄惟妄故愚闇老作比戲可以杜妄太
史發此論可以醒愚

菜花三娘子

言金卷五
宜興北鄉有女崇號菜花三娘子俗傳五聖第三郎
之婦隨人而遁逃者故是鬼永不入城惟崇惑鄉閭
男子村庄某翁有子名福郎春日獨行陌上見一婦
年齒稍長而風韻嫣然於狹岬交臂而過福郎潛以
手按其腕婦格聲一笑即攜與俱去至一處無門庭
室奧但見小斗室中橫白木榻榻上衾褥且備婦曳
令並卧解下體褻衣迎就之福郎初發劔奏刀不中
窾要婦引手導入勉盡其具亡何垓心受困倒戈直
退婦笑而起而福郎沉沉睡去矣翁失其子尋至陌

上見福郎於菜溝中赤身酣卧扶掖而歸久之始醒
至夕見婦牽幃笑入曰燒郎郎當敗人清興今當張
旗列鼓與娘子軍卜長夜戰也登床入被重與交接
而福郎意殊畏縮婦狂態復作移盾就矛強相馳突
福郎三遺矢復潰圍而遁婦哂曰如此教戰終于怯
敵是疲兵也悄然出衾而去明夜復來攜春郵膠食
之衝圍掠陣徹夜鏖戰婦喜曰有所恃而不恐孺子
尚可教也自此無夕不擾福郎體厓面削日就柴瘠
符驅術禳都不驗時福郎有姊適城中李氏爲五聖

第三郎所惑亦將就殆。塔令健婦黃夜負至岳家爲避崇計。翁方憂子之死，復見負女入門，益增焦急。一更許，見婦入子舍去。少頃，三郎亦至，搜得女擁抱於懷，勢將就淫，忽見婦從子舍出。三郎大怒，摔其髮擲於地下，曰：「逃亡婦，吾尋汝十數年，迺宣淫於此，以掌批頰者百數，婦伏地哀泣。」三郎顧女，嘆曰：「吾淫汝輩多矣，此婦之不貞，亦上天所以報我也。汝請速歸，仍完夫婦之好，而今而後，吾當斬除惡婦，屏跡荒山，斷無顏入汝家矣。」言畢，曳婦竟去，而兩家之崇俱絕。

鐸曰：以崇驅祟，事屬剗聞，亦幸其冤家逢俠路耳。艷妻出醜，蕩子收心，有淫行者，盍以鬼鑒。

草鞋四相公

草鞋四相公不知始何名，兄爲草鞋三相，吳俗於除夕前，歛神畢，奉草鞋三相，葷祀以香帛，雖非正神，亦紫姑馬公之屬也。弟倚兄勢，擅作威福，爲患一方。臨頓里某姓女，幼失父母，十九未嫁，夜見一丈夫，錦袍烏帽，絕類貴官，而下曳草鞋一雙，顛蹙而來。女驚欲號，而舌已塞口，且四肢疲軟，不能支拒。室曳登牀，任

其輕薄繼而曰我草鞋四相公也與汝有緣能從我
當爲汝福天未曙匆匆而去明夜偕四五客來置酒
高會命女綴於末座中有一客性憨跳頻以足下鞋
蹴女雙鳳女羞縮而起四相覺之訶謂其客客曰尊
夫人繡鞋錦襪祇合偶皂鞋與草鞋人作伴侶殊嫌
不韻四相怒目視傍一客曰草鞋黨固欠風雅恐近
日破鞋黨亦非上客也合座拍手大噱四相意稍解
遂酌大觥爲令後有戲其新婦者罄三爵亡何客又
發狂剥盤中果擲女面四相引杯合釀客出百錢置

席上曰予不能飲願以此贖罪四相笑納諸袖衆客
曰鄙哉百文錢賣新婦真草鞋人本相矣譁然而起
一闕畫散四相留宿女家深以草鞋爲辱轉輾不擇
去四五日不復來忽一夕曳吉莫鞋鏗然而至翹其
足置女膝上顧盼自豪曰吾今而知烏鞋之得勢也
一經着脚則舉趾高矣正欲脫鞋就寢突有黑面赤
髯者排闥而進曰賊狗奴還我鞋子來四相慌伏地
下黑面赤髯者曰吾鍾某讀書成進士故奉上帝命
穿吉莫鞋以飾觀瞻汝一市井無賴子幸乃兄以草

鞋起家即當恪遵家法守汝敝屣輒敢盜我名器假
冒士林宜淫閨闈罪何可恕命去其鞋以兩手倒持
其足大笑曰如此一雙泥腿消受得幾許福分暑然
一聲身裂爲兩飽啖之提鞋竟去女驚絕半日而甦
後適里中某氏子勸其一生勿着皂鞋始有覆車之
鑒耶

鐸曰白丁愛着皂鞋因此物原不在禁例也然牛蹄
犬爪何處消此罪過幸鍾先生長守後尸不然登堂
入室不居然履聲橐橐哉

訟師說訟

江以南多健訟者而吳下爲最有父子某性貪賤善
作訟詞一日夢鬼役押赴閻浮殿王憑案先鞠其父
曰士農工商各有恒業爾何作訟詞答曰予豈好訟
哉人以金帛啖我始却之而目眈眈出火不得已諾
之繼鞠其子曰是汝之過也使我生而手不仁烏乎
作狀詞王曰爾等挾何術能顛倒黑白若此曰是不
難柳下惠坐懷作強姦論管夷吾受駢邑可按侵奪
田產律也王曰是則誣直爲曲矣而拘曲作直則何

如曰是更不難傲象殺兒是遵父命陳平盜嫂可曰
援溺也王曰是則然矣其如聽訟者何曰欺以其方
則顏子拾塵見惑於師曾母投杼亦疑其子况南面
折獄者明鏡高懸有幾人哉排之闔之抵之伺之多
爲枝葉以眩之旁爲証佐以牽之遇廉善更挾之貪
酷吏駭之我術殘不濟矣王怒命牛首挾其父雙眼
而斷去其子兩臂仍令鬼役押回比配父子各如所
夢聞於當事謂若輩既遭冥譴訟詞沆可少息越數
日命胥吏往瞰之見赴愬者捧金執幣環伺堂下其

父南嚮跌坐一榻闔雙眼喃喃口授而其子旁橫一
几以脚指夾五寸管運寫如風胥吏歸述之當事者
嘆曰使州縣盡作活閻羅此輩亦不能除也可懼哉
鐸曰於易乾上坎下爲訟象曰天與水違行嗟乎彼
蒼者天乃亦爲訟哉吾不知爲之師者順天平抑逆
天平且其辭曰有孚窒是故欲無窒者必求師

名妓沽名

黃竹浦齊之拔貢生人都道迺吳橋縣有友人客於
署訪之友人曰此間有名妓祝慶娘曾見之否黃曰

言金名三
未也遂相將俱往至則粉墻朱戶不似比地之茅籬
蝸壁者即有一蒼髯奴邀坐獻茶茶畢又一老嫗出
略話溫涼便導入內室四壁粘名人題贈中懸二喬
觀兵書圖旁設烏皮几香鼎筆床具備瓶插紅梅一
枝含蕊未吐旋有一小鬟上前啟白曰慶娘苦宿醒
今已起向窻下理粧矣乞貴人少俟久之又一小鬟
出報曰慶娘粧已竟因春倦伏枕少睡候稍醒更衣
出見矣察其意似大矜貴者而黃以候見美人當俟
海棠睡足如耐心以守而目注簾間不暇他視又久

之老嫗出捲簾雙鬟捧慶娘至黃急觀之面粉斑斕
唇脂狼藉鬢然碩腹大如三石缸大步而前鬚鬢連
糧河漕船過閘也遂大驚顧友人曰名妓若此羞煞
章臺矣友人自悔言之孟浪潛遁去而慶娘殊無愧
色從容謂黃曰名妓與名士若何黃曰等耳慶娘曰
若然則名妓之稱妾何媿焉夫名士搽三寸管馳騁
詞壇使天下想望風采亦重其內才耳妾之浪得虛
名者不在脂粉之假面目而在床席之實工夫也黃
昵笑曰何謂工夫慶娘曰有開合有緩急有擒縱是

卽名士作文秘鑰耳何問爲黃大悅遂與繾綣繼而
謂慶娘曰溫柔鄉洵有真樂拔西子眉截潘妃足割
女莖之陰溝而無生氣是猶購十二金釵圖日假抱
之不足令人真箇銷魂也不半月喪其資斧未及廷
試狼狽歸友人知之嘆曰今世之翩翩然號稱名士
者定有一篇假議論弋名釣譽不意名妓亦然黃生
適墮其術中而不悟是名士之智又出名妓下矣哀
哉

鐸曰歷來名士言古學者曰宋唐曰晉至漢人止矣

而此妓工夫則天姥之所教軒皇也古歌云素女爲
我師儀態盈萬方是真古學是真名士

泥傀儡

粵西柳州府有土地廟廊下塑一神像貌猥穢皂袍
角帶土人呼爲泥傀儡遇郡守廉則兩手納於袍袖
如貪黷者守是郡則伸手作乞錢狀先是有某公來
守郡黷貨無厭神手出袖者一尺某公欲自諱陰使
心腹奴夜詣廟廊強挽入袖明日視之轉益五寸許
且手指堅握不可開某公大慙具牲帛往祭不旬日

神手頓啟。又數日漸入袍袖。某公私喜。謂神靈亦受賄賂而不知已掛彈章。新都守龐公至矣。龐公名廷騏。予表姑丈。以中書陞主政。外擢郡守。性頗狷介。故神預兆之一日。神手亦漸出袖。公大驚。私自揀察。蓋屬吏餽荔支兩桶。中納金三百。公不知而誤受也。急反之。神手亦頓縮。由是終其任。不名一錢。鐸曰。相書言。伸手過膝者必大貴。咄咄傀儡是大貴神。

石鼎願

吳門小橋里。弟兄某春日遊滄浪亭。旋過學署。見碑下。鼎願不識也。誤以爲龜。競摩其頂。曰。汝前生負何重孽。今向人前出醜。若是大笑而去。後值母誕辰。夜演鴻門宴。雜劇群客在座。忽場上樊噲提刀直前。主賓盡失色。大呼曰。我鼎願神也。本爲龍子。上帝憐我有勇無文。故令負石學宮。稍窺交墨。不幸負形。蠢分賦奴。誤認爲龜。妄加姍笑。汝一市井無賴。平日唯簿不修。吃饅子亦醉。真所謂神似非形似者。乃不自量。反謂予人前出醜。今日賀客滿堂。且與爾折證此案。

言畢提刀欲殺兩弟兄匍伏乞命客亦代爲哀救因
擲刀而笑曰留骨而貴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也姑赦
之撒手登場仍演鴻門劇本依然一樊噲也問之亦
不省吳下喧傳其事遂置某於不齒後兩弟兄援例
入監人猶呼爲衣錦榮歸云

鐸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然未免譴而虐矣

諧鐸卷六

吳門沈起鳳桐成氏著

上清宮除妖

吳郡三茅觀東狄姓爲某司馬家之僕司馬有女崇
於妖百計遣之不去因書片狀命狄赴龍虎山乞天
師治之至則門庭宏敞宮殿森嚴處處懸牌書神將
名守護司闈者入內啟稟約兩時許召狄進見衆法
官擁天師出虎皮椅坐蓮華帳中金印寶劍陳列法
座狄匍伏簷下呈狀法官法官轉呈座上天師細閱

一過搖首攢眉，沉吟良久，與法官耳語，不知作何詞。即以片紙付狄，令上清宮道人作法。狄即命去。見一道人布巾短衣，擔糞於野，隨出天師書示之。道人啟視，不覺失笑曰：「天師賣符錄得錢，動以萬計，曾不一注念，至殺生害命，事輒煩我等，亦大可笑。」因出一小木盆，注以涼水，取銅鏡仰覆其上，以筆蘸墨塗鏡面。幾徧，亡何水沸如湯，熱氣一縷上衝霄漢，忽書然一聲，熱氣下注，水散如跳珠，而盆中已無涓滴。道人曰：「除矣。」狄喜，謂道人曰：「歸語主人，必當厚報。」道人冷笑。

不言，歛其具，仍擔糞大步而去。狄遂覆天師命，取路而歸。述諸司馬、司馬家，果於是日。是時，女室中霹靂一震，下血如雨，而其妖頓絕。後司馬具白金百兩布袍一襲，親詣上清宮酬謝，而道人終不可見。遂嘆息而反。

鐸曰：具大本領者，必不裝大幌子。故布衣擔糞中有拏妖手段，而人乃於富貴中求奇士，是猶向蓮華帳底買符籙也。

森羅殿點鬼

李君名堡，吾鄉名進士也。任甘肅會寧縣令，改補安慶府學教授。子身赴任，而前任眷口未歸，暫寓十王殿廊下。一夕聞殿上人聲鼎沸，李起窺之，見燈燭輝煌，胥吏輩兩班，祇候紫面赤髯，戴冠而帶者，捧册侍立東隅。亡何王者，冕旒出，次第奏詞。王曰：三十年不稽鬼錄，恐滋積弊，今當細核。母稍隱，縱紫面赤髯者，即捧册上呈，隨有荷枷帶鎖輩，由東廊魚貫而進，唱名畢，偃蹇從西廊出。繼點勾魂簿，唱名再四，無一人應者。王曰：催命鬼八萬七千，何無一人在？紫面赤髯

者上前啟白曰：奉後殿轉輪王命，俾男者為醫，女者為藥，盡托生人世矣。王愀然曰：勾魂攝魄，冥府自有定限，使若輩流毒天下，恐投到者無已時也。又點餓鬼簿，即有一胥吏趨前跪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於防檢，諸餓鬼乘機逃去，今盡偷生陽世。王問在陽世作何事，曰：大牛作縣令，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枵腹垂千百年，今一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噍類矣。胥吏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沉吟久之曰：此亦大費事，能忍饑者聽之，倘餓吻翁張重者，削其祿籍，俾子孫竄

入甲田輕者降作冷官使凍餓終身還其本相可也
李伏隙以窺不覺失聲大笑一時燈燭盡滅殿上絕
無聲響後晤予於秦淮客館詳述之囑筆以紀其事
鐸曰吾聞李君在會寧時戎服禦賊頗著勞績其敗
就學博亦急流勇退意也曾書一聯贈之曰秀才有
學皆吾輩俗吏能修到此官亦可想見其人矣此殆
其遊戲之談耶

蘇三

劉生名偉字琬如已酉應試白門寓丁家水閣先是

晉陵某公子費千金定花案曲中諸妓有文狀元文
探花之名文探花者隨母姓蘇氏字繡英以其行三
群呼爲小三云慕劉生名乞同邑查君爲介願邀一
顧劉笑曰琴心粉黛曷嫩香埋一片秦淮人已鞠爲
茂草安有板橋舊豔能歌白練裙者查從慰再三要
邀而去行未數武值舊識黃生強邀過寓甫登堂見
一姬兩鬟堆茉莉如雪着蟬翼衫左右袒露紅牆一
抹下曳冰綃袴白足拖八寸許蝴蝶履見客來不甚
酬接摩兩臂金條脫錦袂作響劉厭薄之黃曰君勿

白眼顧此秦淮文狀元某姬也劉笑曰狀元聲價果
是不凡然君司空見慣僕不能向石榴裙底攀高謁
貴匆匆告別急欲回寓查曰未到桃源何言返棹劉
憤然曰狀元若此探花可知吾寧識英雄於孫山之
外不敢向及第花下掄才矣拂袖竟歸查述諸小三
俛首不語既而嘆曰前明復社諸君中周延儒榜進
士比諸佛頭着糞兒不幸與若輩喚名宜爲英流唾
棄也撫床一慟潛潛淚下查勸慰廼止後生試異借
查旋里買棹武定橋東見一姬病容愁態臨流倚檻

而私痕黛影湖水皆香劉歎目之顧查笑曰何處驚
鴻翩來洛浦查曰是郎子所薦之文探花也劉大悔
曰因艾棄蘭惡鴟黠鳳吾知罪矣急維舟過訪並謝
前愆小三曰君子觀人必因其類通人持論不徇於
名但得終邀青眼亦何恨相見之晚耶劉大喜小三
張筵款之酒三行劉避席而起曰僕固鍾於情者但
狹邪之遊生平未習今日歡筵已同祖帳請留數語
以當雪泥鴻爪小三覆素巾案上劉援筆題水調歌
頭一闕曰敲斷燕釵股錦瑟不須彈嗚嗚兒女恩怨

說向鏡中鸞，儂是修文種子。卿是修眉仙史，同押紫宸班。小謫三千歲，來往只人間。蘭檻外，苔砌畔，露華寒。女郎花放一樹，莫近玉闌干。昨日青州買醉，今日青樓買笑，明日買青山。偕隱共卿賦，雙鳳月中還。題畢榜人競催解纜，與查登舟而去。白下諸名士傳爲談笑，至有作長歌以紀者。自此探花之名大著，而所謂文狀元者，門前冷落車馬稀矣。

鐸曰：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世途月旦，都自善和坊裏。學來固知名，下觀人必合九州鐵鑄成錯字。若劉生

者可謂能得士矣。

葛九

丁家水閣與劉生同寓者，程生振警，程負俠氣，文奇詩奇，作事俱奇。邗溝來一妓名葛九，蚤歲墮平康，後洗心滌行，剪花賣履，孝養父母，忽二老相繼逝，無力殮葬，不得已復理舊業。好事者述諸程生，時大雨盆注，程持蓋着履，黑夜過訪，葛一見心領，拂床薦父，程笑曰：無庸，我非紅樓選夢者，所以冒雨過卿，欲代籌殮葬費耳。葛感且泣下，繼請方略。程曰：近日治遊兒

言金卷六
都似盲人瞎馬奔逐章臺柳下汝一練裳椎髻雖姿
容闕雅未必有千金博笑者惟仗筆墨有靈捕標以
高聲價庶幾廣致多金期於事濟袖中出研紅綾數
尺以其行九戲拈九字填金縷曲一闕曰廿四橋頭
步怪東風等閒吹過良宵十五重向十三樓上望謾
掩四圍朱戶欠好夢十年一度數徧巫山峰六六第
三峰留作行雲路雙星照七襄渡三三徑裏三生譜
倚花前闌干六曲三絃低訴彈到六公花十八一半
魂銷色舞添一縷謝娥眉嫵廿鞞六鴛鴦周四角更

二分明月三更鼓且莫把四愁賦書畢漏深雨惡寫
再三挽袖拂衣竟回客寓明日葛條以書夙張諸客
座好名者爭相傳播走馬王孫墜鞞公子宴無虛日
枇杷門巷幾與顧眉生迷樓相埒不淡旬積金滿篋
命第持歸瘞其雙楫致書招程滿足不至一日曉粧
初抹陪貴客宴露葵軒下忽遣人賁白木匣至發之
金剪一枚舊帽衣履具備中有短札一封曰古人屏
身非孝吾憐汝愚始借辱身誓行孝道今事已濟矣
心已盡矣及早回頭別尋覺所沉淪慾海墮落花塵

泉下人能瞑目乎。字到速斷業根，退修初服，畫眉窓外，卽是選佛之場。打槩湖頭，編屈慈航之路，倘能晚蓋許滌前愆，毋得狐疑。至同蠶縛，葛覽書大悟，對鏡自截其髮，改粧作比丘狀，貴客逡巡避去。亡何程大笑而來，合掌徑登上座，葛伏地膜拜。程學老僧宣口，偈曰：彼笑人兮，人盡可夫。吾今度汝，超脫泥塗，踢翻桃葉渡，跳出莫愁湖。從今撒手菩提岸，火裏蓮華何處無。葛受記訖，星夜喚舟回揚，捨身曇華上院。後乞韓幔亭寫妓堂，皈佛圖懸諸子室，以誌不忘舊德云。

繹曰：昔卞玉京作女道士，間有所至，因知蓮性雖賤，荷絲難殺，亦兒女子故態也。乃片紙飛來，六根淨削，是兒慧業定屬不凡。然非當頭棒喝，則柔花弱絮，漂流何底，似此金粉如來，風流蘂澤中，當處處買絲繡之。

奇女雪怨

線孃，夏邑士族女也，善詞賦，兼工帖括，每構一藝，老師宿儒輒歛手曰：女學士易釵而幘，怕不到玉堂金馬年。十七，父母相繼逝，線孃塊然獨處，隔院爲某生

別業庭中玉蘭一本斜倚東垣線嬈曉起摘花其上
某望見之長揖墻下線嬈赧顏欲避某曰僕非宋玉
豈敢妄意登墻祇因獨學無師願作王逸少執贄簪
花座下耳隨出窓課一卷囑其點定線嬈攜歸內室
閱其文才華秀贍間有一二小疵碍於場屋者直筆
刪去明日折花墻角袖而還之某大感佩久之踪跡
漸密某作踰東家墻而接其處子題文挑之線嬈作
媒妁之言題文以答某笑曰急脉而緩受之金夫命
題之旨矣線嬈曰恐率爾捺瓶以後無收束處耳某

覺其言可入梯垣而過急捉其臂曰僕曰以師事卿
何不坐我絳帳線嬈薄拒之曰讀書人最易昧心一
朝倍師保不作逢蒙殺羿乎某乃指誓山河矢盟日
月線嬈遂同歡會朝垣夕室將及半載線嬈促其委
禽某口諾之而遷延不報後竟議婚他族結禍之夕
線嬈始悉立墻下望某一來訣別而某營鸞鳳新巢
不復記野合鴛鴦矣線嬈憤極闔戶自經某聞之悼
嘆而已後赴試鄉闈甫執卷構思見線嬈翩然而來
某懼其讎已設餼萬狀而線嬈殊無怒容反爲拂紙

磨墨囑其盡心文字并講解題旨而去是科領鄉薦
繼應禮部試線孃復來其拂紙磨墨一如在鄉闈時
卷中有不安字句代易之是科又報捷殿試二甲觀
政農部線孃時來曰汝任京秩得升斗祿烏能充宦
囊蓋謀作外任二千石可立致也某領之不二年外
擢郡守某本一介寒骨驟得專城五馬浚剝小民私
肥囊橐亡何受盜金縱法事敗上聞論棄市前一夕
恍惚見線孃繡巾環領披髮而來曰數年冤憤而今
始得伸也吾所以任汝功名者因書生埋頭窓下何

虜得羅太辟必使汝置身仕途迺德明正國法業鏡
高懸折證正不遠也歡笑而去

憐曰一事負心十年罷黜豈知芙蓉鏡下亦有時爲
掃眉人報讎地哉迺知除名桂籍尙屬薄倖兒寬罰
耳

達士報恩

平原御史劉公少孤寒設帳東村闢聖廟歲暮散館
八城探姊氏姊以一雞尾相贈歸而幸之將爲度歲
計適弟子家失一雞竊議其師漸至作隱語疑而詢

之黠者掩口笑愚者具以實對公大恚召諸家父兄
輦市香燭矢於關聖前曰如劉某作不肖出廟門即
顛其趾矢畢而出衣躡於檻顛而起足翹如也衆大
笑公仰天而呼曰英雄困辱泥塗不但爲群小所侮
乃至不諒於正神冤哉急貨家具得五金竟赴京都
傭書李蘭臺門下暇輒發憤攻書以大輿籍八泮連
戰皆捷不數年官御史時天師入覲以紙書狀乞查
舊事天師申文闕聖廟越數日覆到云某年月日某
奉玉帝勅召赴靈霄殿議征豈尤事不在殿庭廟後

有一老獾假托神靈妄踞公座竊意寒賤中必無奇
士皴美狡猶伎倆以博一笑已命座下周某發其巢
穴取青龍刀斬之矣天師述諸御史星夜告假歸召
韓曰父兄輩尋至廟後果有一荒塚陷地七尺許一
老獾斷頭截項赤淋淋卧血泊中眾疑始解繼而嘆
曰以戲得禍雖伊自取而其非此一激亦以村學究
終耳功名富貴何自而來天下橫逆之加正小人之
所以福君子也此物殆玉我於成哉急命擇隙地而
埋之樹以片石號報恩塚吁公亦達矣

鐸曰英雄當困頓時哀我辱我皆受恩深處也不然
淮陰千金報德何少年之膠等諸漂母之飯哉儂薄
兒動以睚眦報怨適形器小耳

立塚所以報恩固已然何似勿殺之爲愈乎或曰
獲之死死於聖帝非死於劉公也嗟乎我雖不
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吾得
援此例以責之受業謝樸附誌

夢中夢

曾孝廉赴南宮試挈一老僕束裝北上夜投留智廟

時已昏暮解鞍卽憩偶步門外見垂楊夾岸長板紅
橋斜橫春水旁杏花數十樹有翠鳥啁啾其上曾踏
橋度岸見一家園門洞開徐步而入女窻窈窕繡閣
參差循廊曲折直達內寢珠箔數重瓊鉤斜捲水晶
屏後設珊瑚床一具海紅帳垂垂未下角枕錦衾麝
蘭噴溢左橫梳粧小几鏡匣未收粉奩半啟膽瓶內
碧桃小瓣妥落脂台旁聞翹鳳聲瑣碎而至曾驚睡
夾幙間視之閨中細君也曾問何得來此笑曰此郎
君新購之別墅何善忘耶曾亦不復省憶聯坐狎談

忽外廂馬騰人沸起詢之蓋迎新殿撰赴杏園宴者
曾即跨鞍騶從道去十里花塵萬家鈿閣金鞭玉勒
顧盼自豪宴罷而歸夫人迎門相候焚香點燭話昔
年寒窗夜讀相對各有喜色已而就寢私念夫人年
齒稍長今富貴若此何不廣列金釵以充下陳方伏
枕即有一人投刺門下云是富家某交結新貴特以
十斛珠購美姬四名備充妾媵曾大喜立命召入亡
何粉白黛綠侍立滿前燕瘦環肥並皆佳妙曾恐夫
人嬌妬引入別院詢其小字豐肌者曰媚媚文弱者

曰楚楚明眸秀眉者曰倩桃垂髮掠作斜髻者曰春
柳某命媚媚展褥楚楚抱衾倩桃列繡枕春柳代除
冠服某先裸體入幃迴視諸姬紛紛卸裝解羅襦緩
繡裙脫鴉頭襪合歡篔子解絳結提桃花禪雪肉粉
肌爭來就宿須臾左香右黛玉體橫陳八瓣香蓮高
擡競舉某心搖搖不知所向忽聞脚後夫人高喚春
夢頓醒因大喚曰爾何太絮聒方便片時溫柔鄉早
入夢也夫人亦請讓會憤甚曰我當日寒賤時跣步
輒加約束今華大富貴漢家自有制度豈由燕支虎

風流棒喝哉。夫人着衣起，向壁而哭曰：薄倖兒，記否。汝失館時，至晚不得一頓粥，拔儂壓鬚釵，質錢易斗米。今驟得志，動輒加白眼，結髮情何在也。曾止以新貴自居，聞夫人摘舊日瑕，尤負氣不肯下，拍枕大呼曰：一副五花話，看汝何顏消受也。倏聞耳畔有笑聲，曰：相公夢魘耶。紐枕迴視，一老僕向燈下捉襟捕虱而已。曾凝神半晌，擁被大笑，僕竟茫然。

鐸曰：人當春夢醒，未有不失笑者。豈知身猶在夢中耶。惟至人無夢，因其無富貴心，亦惟愚人無夢，因其

無富貴福。

身外身

太史某公未第時，聞靈隱寺老僧法瓚得禪門宗旨，投座下乞爲弟子。老僧取庚甲布裹，良久曰：汝骨相是佛門種子，而命猶富貴，未可躁也。公固哀之，笑曰：此于老僧甚事，且領取十二年富貴，迺復來。公涕泣不肯去。老僧擲禪杖逐之。公下階傾跌，旋起遁去。歸而若癡，日則讀書，夜則如依老僧座下，誦經聽講。因復詣之。老僧閉門不納，曰：汝欲向此處討面目，須還

我禪杖來公茫然後捷鄉闈仍詣之老僧閉門如故
已未南宮報捷官翰林繼又主湖北試八則玉堂出
則絳帳而蒲團佛火未嘗一日不在夢寐中荏冉十
二年屈指舊約乞休歸里於是星夜馳驛不一月日
抵浙界夜宿朐家旅店計去靈隱寺不過十五里而
轉輾伏枕心急不能成寐擁被焦思伸脚忽墜起視
之則靈隱寺丈室也一龕燈火熒熒佛座百衲禪衣
左縫右結摩其頂光滑絕無纖髮大驚急詣老僧座
下而老僧閉目垂眉正當人定約兩時許老僧始出

定公伏拜地下乞求慧指老僧微笑曰汝披剃在此
十二年矣至今日尚飢吾耶公頓悟明日朐家旅店
不見公起揭被視之止一禪杖大駭徧尋不獲聞公
有老僧之約跡至靈隱寺見公破衣垢帽居然老衲
問之曰昨恐驚汝輩潛踪來此寄語諸眷屬勿相念
也繼以禪杖呈公公笑曰癡拐兒十二年富貴賴汝
替却自後謹守禪門勿再跳入塵寰也僕從輩不知
所云歎息而去

鐸曰儂家有分身術而佛門則無蓋大慈悲不欲以

幻術欺世也公耶杖耶非耶是耶吾何得而知之耶

香粉地獄

河南楊世綸世家子自幼議婚舅氏會舅氏擢江南
郡守楊奉母命前往就婚中途病於客邸疾中恍惚
見鬼役持牒來勾至冥府王者鞫其里居姓氏不符
叱鬼役曰吾命爾勾湖南王士倫何姓錯至此痛決
之命楊仍回陽世甫下殿遇亡友殷仲琦訝其何以
來此楊具告殷曰予近在楚江王殿下作錄事令
稍暇汝歸恐未識路當送汝行楊大喜相將俱去約

三里許見一處文窓繡閣鱗次而居門外抹粉障袖
者三三五五見客不甚畏避楊異之殷曰此香粉地
獄也楊問若輩何人殷曰陽世官宰犯貪酷二字敗
露者遭國法稍或漏網冥府錄其幼媳愛女入青樓
以償孽債今之倚門賣笑者皆閨閣中千金姝也正
嗟嘆間左扉一老嫗出與殷似熟識者笑曰貴人久
弗涉賤地今幸好風吹送得來迺復過門不人耶強
拉殷袖不得已與楊偕入即有兩粉頭憨笑而出爭
道寒暄楊詰其小字殷曰此名翠娟此名賽奴皆北

里中翹楚也。亡何老嫗捧酒有至，青衫紅袖，團圍錯坐。酒三行，殷令翠娟歌以侑酒。翠娟轉委，賽奴賽奴，面有愠色。翠娟屢促之，賽奴曰：汝倚而翁作縣令，欺壓我典史女耶？陽世雖有統屬，陰司止叙姊妹禮，無得指揮如意，使人難堪。翠娟面發赭，強以手按拍，歌陽其燕一曲。賽奴曰：音節乖舛，殊不耐聽。翠娟作色曰：我生長名門，本不習慣，豈似汝父山東販棗漢，買得兩根尖角翅，日將掛枝兒曲，向退衙時，嗚嗚口授。翠娟語塞，拂袖欲起。殷與楊排解再四，始各安坐。

忽門外大譁，鬼役奉閻君命，押一女子，新入青樓，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楊急起視之，即舅氏女已之聘妻也。大駭，詢其顛末。女曰：嚴君受盜金八百，誣人名節，罰奴至此，以填贓款。今君爲座上客，寧不一援手，楊商諸殷。殷曰：陰司與陽世異，非賄賂所能通也。僕何能爲力？楊焦思無計，憂悶欲死。外傳言九幽殿三舍人來，老嫗肅迎而入。殷與楊皆避席，舍人笑曰：聞汝家新降下一棵錢樹子，特脩纏頭錦，數端金步搖一事，與新人定情。老嫗再三稱謝，命女子入室理妝。女

子窘極無語，倒地痛哭。楊見此景象，憤激中燒，進退失措。哀殷暫爲緩頰，殷招嫗入內廂，告以意，大有難色。繼囑以多金，老嫗始色解。出與舍人耳語，不知作何詞。舍人悻悻而去。殷亦催楊就道。楊曰：室人不垂遭此大辱，我何顏再生人世？女亦泣下。殷曰：不及黃泉，何能相見？此中殆有天緣，請先以青樓作洞房可也。命掃東軒，使女子與楊同宿。自乃偕翠娟、賽奴就榻西軒，流連宵旦，幾忘鬼域。一日有黑衣吏持牒而來，謂郡守某捐金八百，設立六門義學，聞君准城隍

申報，仍命其女還陽，載以薄篋車，匆匆而去。殷向楊舉手稱賀曰：夫人已去，君亦從此逝矣。遂別嫗家，送三四十里，將及旅舍，而反。楊亦恍如夢醒，調養旬日，束裝赴舅氏公署，具問義學之事。舅氏曰：予初有是念，尙未舉行，汝何由知？楊脩陳始末，舅氏愕然。越日擇吉成禮，花燭之夕，楊述前事爲戲。女堅不肯承，曰：君妖夢是踐妾，那得有此？楊惘然以之，而洞口尋春已無復落紅殷褥矣。

鐸曰：婦女入官爲妓，前明酷政，不謂陰司中猶沿是

律也。父貧白銀，女墮青樓，是宦囊百萬，皆闔閭中纏頭錦耳。然一曰回心，千秋保節，陰司律例雖嚴，未嘗不許人自贖，勉之。

面目輪廻

京江趙生，名曾，異才華秀美，爲藝林器重，而引鏡自照，實慙形穢，因題詩於壁曰：投箸我欲問閻君，面目廬山恐未真。若說左思多陋相，道旁擲果又何人。題畢，憤氣而卧，瞥至一處，類王者宮殿，旁有屋三楹，上懸金字匾額，顏曰：面目輪廻。錯愕間，一書生高冠道

服，携書兩冊，從內徐步而出，視之，乃故友康錫侯也。康本浙中名士，以丹青作諸侯賓客，趙曾締杵自交，相見詢趙近狀，趙亦詰其踪跡，康曰：兄不知耶？弟厭世久矣，因生前頗善繪事，被轉輪王徵作幕客，凡一切衆生，先繪其耳目口鼻，然後降生入世，因出手中兩冊示之，曰：兄觀此，即知弟匠心之苦也。趙先觀第一冊，簽曰：貴者相，狀貌類皆醜拙，稍殺者亦麻髻黑面，繼觀第二冊，簽曰：賤者相，姣好如婦人，女子眉目間雖乏秀氣，而各有一種顧影自憐之態，因艷然曰：

兄揆造化之權何貴賤易形美惡倒置若此康哂曰
兄何見之卑也當世臺閣諸公內美定有可觀豈必
藉外貌圖尊顯惟貧賤者流困乏不能自立俾得一
副好面上可以泳貴人光寵下亦搏身粉黛場中
竊斷袖分桃之愛此予救世之婆心造形之善術也
且如相君之面貴不可言使但修容飾貌取悅目前
恐亦長貧賤耳何能拔幟詞壇拾科第哉趙曰君言
過矣自古安仁花縣叔寶羊車留侯貌如好女豈盡
長貧賤者康曰安仁山公酌酒千古尚有遺臭衛叔

寶被道旁人看殺留侯非從赤松子游恐亦卒繼鍾
室之禍總之求全者必招造物之忌何如姑留缺陷
爲一生享福地乎趙默然不語康曰如願減其福澤
弟尙能爲兄筆削之趙大喜求計康取案上筆向趙
面目間略加勾抹曰可矣趙再請筆削康曰弟與兄
交好十年不忍使兄竟作餓殍相也談論間忽聞呵
殿聲至趙皇遽而出尋亦驚醒嗣後面目漸佳文思
漸減躋場屋三十餘年卒以諸生老云
鐸曰衮衮諸公其相已聞命矣但未識如何是富者

相曰相法有之成馬驢形者富

周公斷菑孔子蒙世臯陶削爪傳說植鱗此君袖
中粉本當從荀子非相經得來良工心苦毋乃自
誇受業陳元瑛識

能詩賊

長洲顧蘭畹先生居毛氏廢園杜門却軌吟詩自娛
一夕薄飲而臥聞擊桌聲甚厲起而視之一人在燈
下繙閱詩彙吟咏再四拍案起立曰妙哉青蓮落花
之鬪音也急下床揖之兼叩踪跡其人曰實相告予

北郭之偷兒也親老家貧無以供甘旨入先生室冀
有所獲適見案上詩觸予夙好不覺狂吟有驚台駕
先生曰汝既耽此必有以教我因即詩彙評論之曰
集中諸作俱有盛唐風格惟春興律中杏花寒食終
朝雨楊柳人家盡日風已落晚唐單調又指其題長
恨歌後如何私語無人覺却被鴻都道士知曰此亦
儂薄有傷忠厚李義山薛王沉醉壽王醒非不尖新
而終失詩人敦厚之旨先生曰汝論詩已見一斑未
識有佳作得賜教否曰自遭家難所作盡投楚炬不

得已爲先生一吟遂拍手而歌曰索米金門路渺茫
空空妙手少年場憑君莫賦高軒過防却明珠失錦
囊先生曰如此詩才何落魄至此因嘆曰予不能詩
亦不至落魄乃爾也先生尚當自勉談論間天已及
曉先生具斗米送之曰幸作詩交願留姓氏其人曰
莫須莫須自後相逢但呼予爲能詩賊可也言畢負
米竟去

鐸曰莊子記詩禮發塚讀青青之麥章居然三百篇
後嗣音也偷兒詩派中此賊其末裔矣顧橫塘夜出

若戴若思石崇輩並具絕世才情渠僅僅能詩所以
爲小竊耳

識字犬

孩時蓄一小犬名進寶繼入書塾必提抱與俱偶置
案頭見予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予奇之戲書
進寶不許入塾六字粘諸座隅犬審視良久再首喪
氣而出三五日不敢入塾予呼之始至益奇之增其
字曰慧兒犬搖尾踴躍作感恩狀猶名士之愛呼表
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敦品格食必擇器寢必擇地偶

出遊街市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剩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去里中周孝廉聞而異之配以牝犬終歲不與同食宿犬一無所好惟好臥塾中爲予守架上書後予隨先大父宦淮甸置犬於家偶遣老僕回必啣衣若問訊者出平安書示之始歡跳去垂二十年聞其忽發狂疾見藍縷者歡迎慙跳過鮮衣華服者必狂吠因嘆曰積怪成癖畸士類然然反乎常性恐自此取禍矣不半載爲東鄰子啖以竹弓而斃家中人因示參登瘞諸桑樹之下誌以片石曰識字犬繼

聞北者終日叫號亦觸墻而死喟然曰殺則異室死鄉同穴是大其苦而節者乎或亦識字者狷介之報也郵信命並瘞之以全是犬之志云

鐸曰識字爲造物所忌矧墮畜生道中敢恃才陵傲耶反常性以取禍真覺世之言也乃始以狂死繼以節報或造物忌其生不忌其死耳鶴雖掛牌犬不識字一番冤獄全賴不識字救解若以此犬當之未免試宸濠之劍矣犬而識字誠爲禍階

